

皆有識之士也惜乎遺其名瑞圖天啟中相崇禎改元以附瑞斥延儒崇禎初首

相十四年復相尋伏誅

吳忠節公與秋圃先生兄弟也萬曆戊午同舉於浙闈懼

太盛因不赴會試而秋圃獨往成進士焉越三載為天

啟壬戌公往亦成進士一時傳為盛事後兩先生名業

日起甲申之變忠節殉國秋圃哭之次年亦卒以功名

終秋圃名麟瑞官至御史中丞忠節名麟徵官至太常少卿海鹽人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言行見聞錄二

魏忠節公初舉於鄉夫人製綢衣公見之不悅解而裂之

官吏科都給事家人紡木棉一如素士公嘉善人名大中號廓園以劾

逆瑞死獄

紹興太守于公名穎為政仁而有體越郡誦服其德尋修古

小學古小學宋尹和靖先生書院也越郡書院不一獨新此者公之學術意嚮略可見矣廣為證

人書院大會人士請劉先生講學其中每以月之三日

同分守喻公名大猷司理陳公名子龍鄉先生陶公名爽邢

公名彪章公名正赴講堂請益先生恒謝病不至必以

講義及諸生質疑相難之語求教未嘗輟也申酉之際越中仗節死義之士獨盛蓋先生之風固足以立懦夫之志亦公興作之功不可誣云

吳忠節公曰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黨便有一半身分

又曰鳥必擇木而棲附託匪人者必有危身之禍

又曰我見其遠者大者不食邪人之餌方是二十分識力又曰人品須從小做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壞矣

又曰海內鼎族子姓繁多爲之督者其氣象寬衍疏達有禮法而無形畛有化導而無猜刻故一人篤生百世第

鬱以醞釀深而承藉厚也水清無魚牆薄亟裂車鑿不遠尙其慎旃

又曰四方衣冠之禍慘不可言雖是一時氣數亦是世家習於奢淫不道受此天殃若積善之家亦自有獲全者不可不早夜思其故也

又曰遇事多算計較利悉錙銖其過甚小而積之甚大又曰居今之世爲今之人自己珍重自己打算千百之中無一益友

又曰纔能知恥卽是上進

祝開美篤志於學嘗於病中痛氣質之偏克治不力因列

目自警

日妄語日忿戾日急躁日縱耳目口腹肢體之欲日多憂過計隨俗波靡日表裏背違作偽欺世日終始易

其言曰閑邪存誠修己以敬誠敬之道慎獨而已一息尚存不容稍懈有犯輒長跪自責書於室曰某月某日以某過跪一次自訟之嚴如此

徐氏名婉秀水永豐里人生而慧善通女訓父楫太醫院判納同里金氏子為壻三月而死婉號慟幾絕念父母無養日夜操作勤紡織暮年貧益甚謀更嫁之婉泣然不語入臥自經父母救之甦自是茹蔬飲水或竟日不食明年丁酉元日語其弟曰余今日死矣女子喪其夫義當死顧父母貧汝好讀書做男子事也是夜卒施易

修名為余言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人亦知之罕克路者徐氏女其庶幾乎

張我純名家僕傅三素謹實我純一子而天年六十自為

送死具謂傅曰汝夫婦隨我久無幼主并為汝備棺木

二具丙申六月盜劫里中執我純去為質以要金傅檢

肆中我純冷鐵為業得遺金六十兩密歸主人弟贖主人主人

未還或竊傅賣身文書與傅傅不為隱仍歸其主主人

待之益厚

乙酉春祝開美名往山陰見劉先生臨別先生問曰今歸

將如何對曰得正而斃斯已矣先生稱善是後遂不復

相見及南京不守吳越俱沒先生殉國開美死之斯言

可謂信矣

乙未四月開之開美之弟二陶云

吳裒仲

名謙

曰枉道以免辱其辱更甚枉道以求勝其負

更甚君子不以一朝之忿一日之難而喪終身之節

海鹽吳氏僕沈年其母

氏死於兵難

時澈浦破

氏不從

遂為年終身蔬食言及輒泣下

嘗與邱季心如厠穢甚余謂盍就圃中季心曰非先人之

訓也奈何等人道於牛馬卒就厠季心於細節不苟如

此

甲午七月盜劫烏鎮前一夕茅氏以事至鎮寄米一器於

凌廣生家

歸安人名戊工小兒醫

實白金六百兩其中茅氏僕不

言廣生亦不知也次旦盜大至廣生將窖已貲以出顧

其米將藏之審知有金也乃舍己貲而為之窖既慮茅

氏僕知之容有乘之行竊者以死守之不去幸盜不入

其室以金仍內米中歸之人以盜之不入忠信所感云

朱在虞

名

嘗往烏鎮質衣拾遺金三錠於市同行者喜謂

曰衣可無質矣在虞念富者猶可貧者奈何質其衣仍

至遺金所待之遇求金者皇皇然來問之曰漕糧兌軍

急無出貸絲銀三錠以完漕贈

舊制兌軍米百石贈米九石八斗後漸折銀至

三十八兩雜費猶眾民以糧役破家者無算

竟爾遺失淚下在虞乃出而歸

之

錢大學公

名濤字飛雪一士父也

其蒙師沈某死子繼歿貧久不克

葬公集同學為治窀穸事畢而歸

錢大學公

飛雪

妹夫為崇德生員姚中甫

名黃

卒於燕邸孤子

二孤女二無依公往弔以其幼子夏及二女歸撫視之

既長婚嫁乃去夏之從余遊亦在公家日也

顏太學公

名俊傑字楚先士鳳嗣父

年七十母之總麻弟尚在而貧者

歲周卹之以為常又致其來衣食之家難後徙居崇德

每徵求急則為其輸納無倦

德清唐顯儒

名達

感時俗之人怠於送死至有親死數十年

而不能葬者甚則二世三世或暴棺於野或停櫬於家

因約同里貧士三十餘人立勸勵之會有葬親者同會

各以銀三錢佐之有施報而無先後遠近慕效之

桐鄉秀水

嘉善海鹽各做例立社

崇禎壬午沈德甫往山陰謁劉先生先生方修墓德甫即

山中見之時朝廷以都御史起先生於家德甫問曰先

生行乎先生曰先人事已畢可以死矣

德清許雋臣

名璋恭簡公會孫

弘光元年嘉興破全城見屠雋臣

負繼母氏亡走四十餘里得免於難

錢副使

名允鯨字抱冲

疾方篤館師趙恭簡

名廣生

至延入臥室強

起坐設席對飲喜曰早夜候先生至小兒小孫惟先生教督越二日遷於正寢周宜人及諸女姬妾在側公命之退呼長子前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未幾卒

陳龍沈氏僕也夫婦俱忠謹善爲治終身備直悉以歸其主不爲私計龍死沈氏家益落余妹歿八載及葬其子來執畚鍤之役歸而自食呼之再三乃一飯甚見其不安也

朱聲始

名洪裕

曰幼時隨先君子官所每僕人從家中來自宗族親舊鄉里莫不詳問起居雖下至僕婢小男女無不問及偶及僕某答曰其妻死先君惻然余在傍曰此

婦素惡死不害先君怒曰惡有聞人死而不傷者乎其人雖不良旣死何心念之因縷縷言自幼嘗存惻隱之心每日與十四弟兩人侍先君食弟幼以筋就盤獲魚肉先君必怒終食無所予若徒食先君食已必以其餘分給間先與一二筋族兄某嘗以先君之教爲非是曰家庭之間當率意任真何爲誘之作僞先君聞而歎曰不孝不弟必自此言始矣

朱韞斯

名天麒

與倪子有爲直諒友子有歿妻子飢寒不免韞斯雖貧時時爲給升斗諸與子有交如曹射侯名序兄弟感其誼咸相周卹旣數年子有之子病韞斯冒烈日

為求醫藥至射侯家昏暈射侯救之甦子有子竟殤射
侯復為之斂方子有未歿時吳開三名泰延至家醫藥之
度不起遂以長子與其女結為婚姻而歲致錢米若此
者可稱生死交矣

世風偷薄凡仕者之親黨率假其聲勢罔利鄉里錢愷度
名允父兄姻戚雖顯達閉戶自守不妄交與同邑生邱
升之名昇以非辜繫崇德獄貸之米四十石邱藉以營救
得脫

歸安茅可先名肩聖幼受業於烏程溫寶忠先生名以介後更名瑛崇禎癸未進士授徽州府推官乙酉徽州陷全家殉節終身不忘雖手批文藝勿失

一字與人言輒稱述及之巷中盜起挈二子寓居烏鎮
即淪淪安名竟家受業數年不變淪淪安館於別氏未嘗
使從他師曰終身一先生足矣

崇禎間武陵楊公名鶴為浙按察使有惠政其子進士嗣昌
好談兵公不之悅其往復家報平安外輒論邊事積之
成帙嘗歎曰國家若用此人作本兵天下事敗壞矣論
者謂公有趙奢之風

魏忠節公名大自登科以至掌垣田只二十五畝江南風
俗富民避役率多詭寄官戶若紳士已田不足則入其
賄為之優免公獨不徇例每冬月本邑開倉揭示於門

曰本宦田止二十五畝自兌米若干並無寄戶假託情弊其清白如此

祝開美名淵記先生寓潞河有某生來謁其所偕友代致誠意并此生家世先生唯唯不一顧某生述其父死丙子難求先生一言華袞并言事勢方棘未可南行意甚虔切先生亦唯唯不一顧別去淵竊歎先生嚴冷深愧向爲世情所溺迨夜坐先生曰早間某友父既死難何得朱履優游無異流俗不知當年換上朱履時胸中亦一念及否因舉王鳳洲名世貞父既被戮鳳洲白幘終身又舉蕭山何孝子父冤死孝子能文章絕進取手刃父讐

終身衰絰及死以衰絰斂淵竦然有省

劉先生曰關中有辛某家極貧初不知學十七八纔讀書卽有志聖學三十不娶友人力勸之始有室不赴試當事募致給之衿且廩於學後以薦入朝如此人可謂有家當有本領但緣胸中略有所見便急於自顯於聖賢大規矩未知得

祝開美記先生闔門之內肅若朝廷終日獨坐一室不踰門闕女婢饋茶先生必起避俟婢出復位終身不與婦女親授受凡巾幘床第之間悉夫人躬親之初夫人信星家言爲先生強置側室夫人謝世侍朝夕者賴側室

一人耳嗟乎淵之從先生遊者但以其名而已師事先生當從此等隱微之事學起

邱顯伯詔曰吾前時亦信風水今思天地之間一氣不隔無地不生草木則無地不可葬也茅葦之地樹之穀則穀樹之桑則桑任人所樹初何擇焉顯伯布衣躬耕質行雖未嘗讀書而於義理思嘗過半嘗詣予自歎少不學問今老矣予問少讀四書尙成誦否曰忘者多矣予曰加溫習可也曰不解奈何予曰看集註自得其解是日與鄉人某同來其人縫衣爲業而刻木肖其母行臥不離予問其意對曰不忍忘也予曰此正孩提孺慕之

心大孝終身慕父母只此念真切但不忘不在形容耳因舉論語孝弟爲仁之本之義與之言而曰若能從此推廣則滿腔俱惻隱之心聖賢行事都是從根本上擴充去顯伯躍然起別退而從礮溪市茶途中往返日誦四書他日相遇謂予曰向謂書不講不明自聞孝弟爲仁之本後來覺得書不解亦明予曰講解自不可廢論語說疑思問中庸說審問之公家季心相近講論正不

難也

季心顯伯族姪

乙酉以後三吳之盜不息至戊子己丑益熾邱季心名棄家挈妻子而去之勢稍定教里中子弟以養辛卯米斗

四千錢鹽一觔六百季心食無鹽嘗四五十日意氣恬

如也明年春舉一女無衣煖之以火初亦不知後見其詩知之又明

年依其族顓伯以居教顓伯子因使其子學稼於顓伯其秋盜至石門

顓伯禍及家產破他日季心謂我曰七日不火雖未至

是然三月以來未嘗一飽也季心居恒每量館穀所入以樽節家食是時顓伯顛

沛季心日計菽米二升續食至稻熟稍益故久不出其困如此嘗誦吳康齋詩云

瓶頭有醋方燒菜囊內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

只因曾讀數行書意所不可未曾低眉就朋友間以錢

米周者多不受沈爾慥嘗欲割田以贈之不可而止矯

然特立可謂困而不失所享矣四千疑當作四百六百疑當作六十

春女海寧陳氏婢夫病黃腫食過他人而不能事事女敬

養之無怨怠之色主人給食先以食其夫已食不足亦

不言餒陳氏強幹僕或服敝垢其夫必完潔歲久不變

乙未孟春予過海濱乾初為子言因歎弱國之臣貧士

之妻不至驕蹇怨懟者希矣其名節自飭者則曰天實

為之而已乃若掃除下賤惡知倫誼之重飲食男女有

不饜其欲者疾視夫主不啻做屨去之恐不急矣彼其

小心約已將事弗怠與夫蹇蹇匪躬之士豈有問哉

陳乾初確名有耕田之僕死哭之甚哀食不重味與人言及

即淚下為文一篇以告之詞甚真切任其妻麻衣白兜

頭近今待下不失恩義不多見也嘗著僕說示子其詞曰家僕謂之義男卽有父子之義於父僕卽有兄弟之義矣於義女義男嬪亦然君子當一體萬物而況家人乎男耕女織自其職分而衣食之計在我固宜有以用之此勸忠之本也婢僕有過切勿遽加呵怒從容詳審灼知其失亦且好言理論讀書知禮之士尙多過舉況無知之僕乎哉如再三不改法當懲戒必須弟稟之兄子稟之父一聽尊長施爲不得擅鞭扑無論待父僕禮當如此卽已僕過犯宜責而父兄在前亦無高聲詈罵之理夫先自處於無禮而欲責人之有禮乎農桑本務

誠不可曠然日用之間須當調定其課俾時有暇羸牛馬弗盡其力而況人乎羣僕之中必常知其勞逸時寓勸懲遠役必令裹餼待食於外每有稽誤隨宴必須早歸毋俾久候或寒夜守飢縱飲不卹深乖長人之道推此以待人僕客使遠來務令速飽此輩驅馳道路衝冒寒暑飢疲可念況敬主及使焉可忘之尤不可褻使女婢以禮別嫌預遠淫僻不亦善乎人各有偶今日吾婢異日人妻義女卽女何忍亂之一念不閑百行莫贖胡可不慎每恨金亮之惡禽獸不若未嘗不痛心切齒至於己之身而復不能自制貧士且然又何怪醜之性

自君其國者哉念此真可驚怖吾所以深言至此者以
世人理義不明而習俗久蔽儘有極異常之事而習而
不察反視爲平常卽亦有極平常之事而習而不察反
視爲異常者近有族父嘗與其僕坐飲宗人竊非議之
予謂君自蔽於習俗耳主僕奚爲不可同坐哉況老僕
乎不敢坐者敬上之義命之坐者體下之仁推主僕之
分至君臣而止耳朝無坐論之臣儒者便訾其失禮何
況士庶之家而當宴自尊大乎推此類深求之家庭日
用之間凡可以違俗而從道者宜無所不用其心矣

崇德吳擊千其父儒生也寬厚長者而惑於釋氏擊千屢

諫之父怒怒已復諫以爲常一日父生辰將飯僧誦經

擊千諫曰今日恐當誦哀哀父母之詩釋氏無父之教

似不宜用父默然乃止晚年深悔惑於釋氏之非臨歿

以作佛事爲戒

擊千季心門人

吳擊千名汝家居遇弗祥之徵卽戒懼修省一日室中火光

見卽臥室廚房及起居之處遍書此異以自警省每出

言行事及旦晚檢察無不益慎旣三年竟無患害一日

牝鷄忽晝鳴警戒如之亦竟無事

歸安沈石長名磊家世孝友母嚴孺人孀居天性恬澹不食

肉飲酒六十餘石長懼焉具酒肉跪請孺人不聽又免

親黨以勸之繼之以泣石長益自咎誠不能感親舉家

蔬食孺人慰之意未回也疾作乃已家貧授書里中遇

弟子進時食不忍食以為母未得嘗也主人察知之潛

以饋孺人然後進於石長石長不食則告曰太君食矣

乃食率以為常兄弟四人仲望古名叔武登季敬

其兄俱如嚴父然石長接之怡怡然也戊戌夏孺人疾

友徐周道許升時精於醫日夜就石長家治

之力勸孺人肉食乃始飲酒食肉疾尋愈

山陰王紫眉名毓芝劉曰先生壬午入都門未至部郎吳

昌時來謁先生曰此人負重名吾將察之與相見既退

門人問曰何如人先生曰疑之未敢定也越日復來謁

又與相見先生曰大概得之然未也至邸復來謁退去

先生曰小人無疑矣其慎於觀人如此

趙仁歸安 漣市人終身備力未嘗識字性至孝傭工養母主人

與酒肉不食歸以食其母母歿刻木為像未嘗一日離

飲食必奠於前至老不變人稱趙孝子萬厯某年湖州

太守陳公筠塘物色之孝子聞太守至懼而走鄉人追

及公加禮焉御史某公請於朝建孝子坊於漣市

海寧縣尹林公室福州人 癸未進士親賢樂善治行最一時欲見孝

廉祝開美淵孝廉不往從縉紳先生及庠序士訪其言

行而矜式之近代郡邑好士如林公紳士自愛如祝子

稱僅見矣

大司寇海鹽吳公

名中

之子太學卒無子序宜中丞公

名麟

瑞 仲子哀仲

名謙

嗣哀仲生方一月又隨中丞公官所

乃立忠節公

名麟

仲子仲木

名繁

中分其產約以長二

仲並繼中丞公卒哀仲執人子之喪比查孺人歿

太學配

人謂哀仲宜喪三年哀仲曰吾為父也三年為叔也未

之服吾母在堂也而人子養叔母生也未嘗朝夕養今

歿而母之而因喪之是利之也乃盡歸其產二百三十

餘畝而為之服總

哀仲于太學本服宜總或云前有繼嗣之約宜服朞如本生降服之制哀

仲不敢有加惟相仲 仲木固不受哀仲固以辭乃以百

畝為小宗義田以百畝為大宗義田以三十餘畝為族

人義塾之田遠近稱述人曰二仲之能繼述也故人樂

有賢父兄也予謂兩先生之有令嗣也故人樂有賢子

弟也仲木居喪一準家禮其哭泣飲食居處俱如制以

至於疾哀仲相之戚容過乎服纍纍瞿蓋近世希覩也

程長年

徽州初居杭州後隱於崇德桐鄉間曰醫書不可不讀讀則意味愈

出然不必成誦但熟看而深思之又曰醫不可不知但

不可行行醫即近利漸熟世法人品心術遂壞

錢子方

名

事繼母能孝養宗族無間言繼母病更數醫

不效憂形於色欲延程長年治之就予乞書時先生以老疾閉門謝俗予語之故子方戚然連往求藥先生感其誠再過診視夙疾竟起

丁旻吳興沈氏僕自乃祖乃父世勤於沈氏旻二十至六十服賈歲入千金之息於主其家亦饒於貲主人官福建繫獄不得歸旻令其子輸金營救還卒於家主德之不復以僕相待鄉黨雅稱之旻字舜田子孫業儒矣

嚴穎生名文曰顧體面三字最是貧賤而移富貴而淫之

根君子素其位而行何修飾體面之有

海鹽吳司寇公名中為光祿卿時逆璫方熾尙膳監王體

乾以檄索懷寧太子四喪膳米若干公列祖宗制於手版拒之吏白公體乾忠賢黨也蓋少子之公曰妄發官粟當奪不事貴人亦當奪均奪不如從吾守終無所與

忠節吳公崇禎壬午冬嘗疏陳整飭江南根本重地為京

師應援請假南司馬閣部史公時為南大司馬以權節制諸帥為羣

論所格次年冬督臣王永吉撫臣黎玉田鎮臣吳三桂

有撤寧遠守關門之議云自前後屯失守寧遠孤懸二

百里外守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恐莫若撤寧遠

并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即京師猝遇警關門可

旦夕至也朝廷下其議惟公言撤之便又屢疏言吳將

軍堪大任宜急引入關一時廷論羣譁之公執言事關
重大陛下宜與督撫密計而急行之既為議數百言昌
言於朝六科多不肯署名遂獨疏其事事竟寢迨寇患

益亟乃悔不用公言

公名麟徵事見
祝開美紀實

武進湯孝子

名洽字
如玉

父病蠱垂死孝子割股以進嘗其糞

以告醫者尋愈復生七年丹陽周仲純贈之以詩曰人
誰無父母惟君能孝之誰不知劬勞惟君能報之股肉
既可剗糞穢亦可嘗此身父母身斯賜父母賜世人皆
不識知能君獨良美質既以賦須文以成章文章何以
成請升孔孟堂

周仲純

名繼文南
直丹陽人

初受學於殷周仁束懷玉二公後即高

景逸先生而卒業焉其上書自敘略曰繼文賈人子也
幼因先人友愛代伯父償債不遑卹家年纔一紀已離
家塾弱冠成人痼疾不起家計益落積負數千金遂與
家兄竭力經營迨先人棄世償祇及半二十有八始畢
先人志遂推祖業於伯父之子復誦習經史毫未有得
既遇殷東兩先生始有趣向二師即世未嘗委質於人
落落寡與於茲六年雖未出戶庭而海內賢人君子莫
不諮訪思擇所歸獨於先生念茲在茲不敢頃刻忘實
由天理之在人心自不容已耳故某非先生無所歸命

云云後品行益高與兄弟諸姪日以講學修身相勗焉

周仲純嘗因講學至嘉善徧訪篤實之士遇沈德甫名於元於

僧舍深愛之勸以為學臨行德甫送之仲純舉手曰努

力勿為佛氏所悞別去復走書相勗德甫感其知遇遂

執贄焉

山陰周敬可少有志節娶某氏失嬖道出之外氏訟破其

家不能復娶遊劉先生門從事性命之學屢空不給志

不稍貶及先生殉國遇門人祭期敬可必至與伯繩交

益厚予初至山陰敬可來邸朝夕講論有疑輒質之先

生先生家居謝客雖及門不得數見故敬可日因子求教及壬辰再至聞以是月

歿於館舍主人賢遂為之葬主人姓字俟考

劉伯繩名先師子也壬辰冬予至山陰去先生殉國已七

載矣伯繩遇飲食輒戚然蔬布如居喪之日手輯先生

文集語錄若干卷撰年譜二卷數易稿字畫俱精楷目

為損明予勸之曰有疾飲酒食肉禮三年之內猶得行

之若此得毋不勝喪之慮乎伯繩曰不敢吾大痛於心

不忍食也必不得已則異日當如教耳

費氏吳興舊族女也通詩書工紡績適吾里沈氏和於門

內其夫某習舉子業無成費勸之攻苦不聽日馳馬賭

博不事生產費勸之力本復不聽一日歸寧告父兄而

泣父兄慰歎之至沈其夫浪出連日夜不歸費命其婢

出閉門一燈自焰悲歎不已婢從隙間見其泣且書書

已復泣出嫁時衣服之遂滅火寂無所聞次早戶不啟

壞門入則以帨自經於床而死矣面流淚痕几案間得

所書三四紙婢以所書奔告其父父頓足曰吾擇門不

擇婿使汝至此攜所書來哭之三日歿而歸後其夫家

入邑為掾史數犯法被刑而死

孫子度名爽曰今日處士寡婦實是一轍婦人無夫即禮法

蕩然貞靜自守者十不一二但至佞佛則濫觴無極矣

士人號方外即廉耻掃地自愛其品者亦十不一二若

入聲氣則靡所不為矣齊國不嫁之女不嫁則不嫁而

生三子兩種人皆然然處士知笑寡婦而不知自反可

歎也

章吉士名嘉興人居母喪蔬食三載乙酉之亂同里吳生以

金盃數件託之是時三吳兵起騎寇縱橫吉士挈妻子

避每出負破絮一器人笑之及病革其友屠下枝名來

往訣吳生造屠與俱吉士見之色喜亟指床頭絮妻不

知也屠知之謂吳生曰必寄物矣出之果在以歸吳生

乃卒屠為治喪并葬其親及婚嫁子女吉士質忠信可

否人殊不妄然好浮屠氏亦無所得

張我純名長兄之子歿子粲未及一歲臨歿以屬我純我純撫之成立我純兄弟五人家俱落惟粲得以不墜第四兄嗜賭飢寒屢卹之見我純輒避去四十餘改行而卒其子無所依收養之為之家室不令失所然我純一子竟歿人以比鄧伯道云

董鳳臺先生字名先君子師也萬厯間以明經貢禮部教授某郡數載而歸年八十餘手不釋卷倦則出遊里中與父老子弟歡洽人樂親之署邑事別駕連公先生故人也數請見先生未嘗干以私其同學先後多貴顯者先生未嘗一過其門在官未嘗希其薦拔淡然靜處

一如布衣士有司歲舉養老之典禮先生以嘉賓未嘗赴卒之夕予夢先生揖而別異之次日乃聞訃

德清沈氏上襄妹也上襄名中階崇禎壬午舉於鄉自癸未後未嘗赴會試內蔡氏

子聘年十六蔡氏子亡矢死不嫁父母難之曰兒且長知羞恥速死而已遂損食母哀之曰不由女志女死失女由女志女生事父母有日嫺黨聚勸咸以年少且未婚於義無害答曰人生歲月幾何倏忽死耳既內聘自命生死蔡家婦矣嫂氏微諷之則曰吾兄不赴進士舉何心也度不可回乃投書於蔡告以終身意遂復食蔡迎以歸居喪稱未亡人父為賦詩二章中云有男閣筆

誓不出有女待年稱未亡遠近傳誦

錢子本寧

字格臣

本懋

字萬

本卓

字子固

父飛雪先生歿後家

頗落事母沈孺人必有酒肉不以貧故不勉左右順承友愛靡間三子從予遊最久對之嘗有慙色乙未三月往袁花舟人具述之書以志喜益以勉其所未足也

崇禎庚辰下翰林黃公道周於獄主事葉廷秀疏救亦杖時帝怒甚舉朝莫敢言國子生涂仲吉發憤上書通政司不敢進仲吉又言臣之所言有禍無福有死無生不意司臣抑之也嗟乎在廷懼罪不惜賢才而使書生冒死惜之為大臣者當慚愧無地反以出納之寄而撓忠

義之心臣頭可斷疏不可抑也一時以為有陳少陽之

風

癸未春左良玉兵自九江下池口沿江焚劫前鋒至蕪湖南都大震參贊尙書熊明遇詰問進兵狀有曰高皇帝弓劍所在人臣何得擅經其地震驚陵廟遣參將陸鳴臯拒賊良玉謝罪

崇禎間楊嗣昌奪情起復為兵部尙書其後薦陳新甲為宣大總督新甲亦未終喪輒起少詹事黃道周疏曰臣觀古今治績其典章法度事窮理極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為臣教忠為子教孝垂憲萬世本於民彝

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鑿凶時出
戎右不施於士大夫故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豸
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
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自有嗣昌而海內無行蒙垢貶
禍其親者皆擲塊投杖思攘節鉞之柄嗟乎人心之喪
遂至此乎今督臣象昇父殯載途搥心飲血以俟奔喪
而乃推守制在籍之新甲夫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
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
為臣者可以不子也即使人才甚乏當旁求中外誠信
不二心之臣而用之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蕞踵

其不祥以穢天下乎時天子方欲以孝化天下而烏程
之相三世未葬則有所不察黃詹事亦以是下錦衣獄
焉

施易修名博 嘉興居郡城平生未嘗入社嘗修族譜載先世孝

義事甚悉其統系源流有不詳者不假一筆人咸服之

陳乾初名確居家有法度天未明機杼之聲達於外男僕昧

爽操事無游惰之色子姪力行孝友雍雍如也

澈浦鄔天則一字行素 名日強性至孝行已淡然無營與兒子躬

耕養母暇則授兒子及子書發明大指不事章句之學

屋室止一間兩披客至中間臥起寢竈室即在其旁隔

一破壁母妻子女共五六口肅然不聞一語若無人之室

丹陽布衣周仲純崇禎初嘗東李荆陽曰今當宁皇皇所急者財賦兵戎而置赤子於度外進用之人惟刑名簿書甲冑干櫓之士殿最之間非賄賂囑託不行明旨之下部文之行但聞責郡邑以催科未聞課閭閻之生聚策封疆之戰守未聞卹道路之流亡此民生所以日促國本所以日危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變之後千村萬落盡生荆棘凶荒疾疫必將繼之賦斂不稍寬力役不稍息民不堪命吾恐外患未夷內憂已伏遂致割

肉療飢肉盡身亦隨斃終有大不可言者矣國家人才

寧獨簿書干櫓已乎聖賢立言垂訓豈至今日真一無

可信者乎

嘉興朱子葆

名茂

言嘗於秋圃先生官署見其奉身儉素

如寒士子接侯

名晉

多病藥物之屬每每不得然性極

和易使人樂親又言先生初任常州司李彼中大夫有

名爲道學而請託爲賄者先生厭薄之不爲私交故政

績雖殊異不得考最入臺省

嘉興薛楚玉

名璠

嘗誠其故人黃氏之子曰少年立身卽從

今日起今日諸事先從居喪起若能不脫衰麻言笑不

聞不飲酒食肉不住宿於內則小童奴婢必生敬畏小童奴婢敬畏則紀綱之僕服矣紀綱僕服則中外之人莫不服自是而宗族親戚以及鄉黨朋友皆將稱悅而以成人之道相待矣自立之道豈外於此慎勿謂小童奴婢之前可忽也邱季心聞而歎曰善乎薛子之言惜也未及發其哀痛惻怛之誠

彭仲謀

孫貽海鹽

曰秦盜之發難也二三戍卒畏捕誅亡走山谷間飢人攘袂而攫食馬廐驛徒羣噪而傅之非有輟耕歎息下第失職之夫思憤鷺爲天下雄也有良吏焉拯其凶而弭其害蠲租而賑之俾餒者得食亡者得旋

卽有不逞者登高疾呼亦奚應之有哉不此之虞而禍亂是崇雖有荒瘵莫之省憂宜乎一決之不復也然寇之發也流戍數十爲之魁餘皆荷鋤南畝者也曳耒以爲兵裂裳以爲幟聞金鼓則怯而走雖遇百夫之旅而莫敢鬪也掠虛集盜牛羊刈芻粟雖過百雉之城而莫敢攻也三晉斷河以爲防秦師扼吭而蹙之無孑遺矣涓涓不塞遂成江河渡河而東則糜爛葑收矣獵獸者縱之五達之原不若掩置其窟者可坐得獸也統殷鼎臣尙憬玄默咸非將帥之才而委之以晉豫數千里之地卒之覆軍殺將藉寇以兵司爵者何人乎

崇禎初朝廷懲逆璫之禍禁制宦官其後帝意寢移復得

用事廷臣競事內官不復為恥烏程相尤屈已相結故

眷注特厚長洲文公不為私交遇內官一如舊制又深

與烏程忤故入政府不兩月而罷原本以是眷注特厚

烏程嚴穎生名文挺曰人無卓然之見則臨事全不可保夫

子言弒父與君亦不從從字極可畏鵲突人到生死利

害之際便主張不定即不為首未必不從人為之

秀水俞恭藻名焯沒貧不能葬其友許元龍名徐馭霞開

為告平生之與恭藻厚者斂金若干葬之有親屬過其

門者察之一人無妻數往來馭霞怒逐去

周元朗名文焯先生有弟鄙戾為諸生一夕先生戒其勿以

吝財累人弟怒舉拳中其目次日族人見先生一目青

腫問故答曰夜行無燭偶為墻所觸耳

嘉興薛楚玉名珩言周節婦者處士周履靖孫女十七適徽

州程氏子方嫁而夫死守志不移朝廷勅建貞節坊旌

異年七十餘卒節婦無子執女工極精勤既老如故幼

輩勸無勞苦答曰人生不辛勤作活則邪心易生吾習

慣不能逸也節婦可謂有敬姜之風矣楚玉善醫節婦

病嘗往視云登其堂輒肅然生敬建坊崇禎某年事

徽州許元龍名申與嘉興沈善勝友善勝病篤力勸其舉先

人之葬善勝初惑形家之言則以先儒論葬諸書反復解辨善勝內斷於志扶疾畢五喪而沒元龍愛友以德善勝勇於從善兩得之矣

徐子煜嫡母林爲羣尼所惑蔬食衣緇徐子憂焉會林疾徐子齋宿告於祠堂與其弟焜長跪涕泣而請林感其誠爲易常服肉食疾亦尋愈

程長年名騰生先生與某友初最相善某舉進士遂絕往還或疑之先生曰古人言一貴一賤乃見交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貴賤與死生等耳朋友死能再與往還乎

周鳴臯名我公曰古者明王制民之產十取其一然與百官

有司共治之教養之道無不備至天災流行則引爲己責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則收而養之今士庶之家以田佃人歲入其半卽以一分供賦一分供役猶十餘其三也而恒有不足之意脚米斛面之類多其名色以求取盈至於主人之與佃戶情誼漠然全不相關疾病死喪勿之問也侵陵獄訟勿之顧也是坐享歲入優於古之帝王而教養之事不及田畯閭師之萬一失義甚矣噫胡不思之甚乎

青鎮潘翁號太守之父也年百有二歲而卒方翁存日山東商人至鎮販絲者聞之相率具禮幣求見見之

請納拜辭焉曰惡有見百年而不拜者固請因納拜翁命諸孫答拜而辭其贄復固請委贄而退噫此可以見鄒魯之遺風矣

朱韞斯言張子白方名會遠近士友於硤石周氏之紫薇

閣相期以考德論學始終不渝其初蓋數十人後期來

會者漸少幾至絕跡惟錢雲和一人每期必至

杭州施爾玉名體館於海寧吳氏吳豪橫恣行里中爾玉

知其必及於禍託他故辭去次年禍作諸與吳比者率

連及爾玉時時至獄門問其父子人無指議之者先是

父緒絰吏議爾玉日就廉訪郡司理哭泣祈免情甚哀

迫讞者感焉得釋

武康倪某兄弟二人隨父樵於山中虎銜父走二子急以

竹擔奮擊虎虎棄銜躍去負歸掘地作坎臥父其間露

首進飲食覆以土而灌糞焉父創尋愈二日後西澗有

虎斃或云卽二子所擊者崇禎戊寅事

太僕彭公殉節於江西公子名孫在家聞變不避兵革往

求父屍僧人指以墮垣之下發之弗識也刺臂血驗之

得實奉歸葬焉

秀水俞恭藻名周善文辭有美志而少無師友赴辛卯鄉

試中式焉已而慚悔作詩曰皎皎明月姿塗塗露更繁

朝華夕以敷松栢何巘岼萬物固相遠誰能強所歡愧
 我嬰世網中路復悲歎日出多徬徨日暮心苦酸何如
 拾瑤草白雲共盤桓丙申初夏因友人許子元龍訪余
 於澱浦以是詩為質請納拜焉予固辭復因吳子哀仲
 以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
 以事上帝先生何相拒之至也子終辭畱一宿別去時
 恭藻已病是秋竟不起哀仲哀其志為文弔之復助其
 喪張恭佩名嘗慕恭藻未及交而恭藻歿適恭佩在郡
 亟展轉索其遺文得與友手書詩二章其一過魯謁孔
 陵詩其一卽皎皎明月篇也持以訃予且歎曰春仲木

死秋恭藻又死何志於學者之弗幸乎

嘉興王士達字良甫以藥賈起家持忠信好施德行惠里
 中爭鬪者為之排解死無棺者與之棺暑無蚊帳寒無
 絮衣者見則與之風雨之夕就之求燭者與燭貸其金
 貧不能償者焚券聲譽藉藉徧城市

烏程溫寶忠先生

名以介徽州府推官

既孤母陸安人撫之成進士

述其訓言曰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
 者矣祭祀絕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
 相往來名曰獨夫天人不佑又曰凡人同堂同室同窻
 同旅多年者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

公論在我當存厚道又曰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
改自有直截相法只看晏眠早起惡逸好勞忙忙無一
刻丟空者此必守志人也身勤則念專貧也不知愁富
也不知樂便是鐵石手段若有半晌偷閑老守終無結
果吾有相法要訣曰寡婦勤一字經又曰貧家無門禁
然童女倚簾窺幕隣兒穿房入闔各以幼小勿禁此家
教不可爲訓處又曰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
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爲盜藪幾人在坐羣然作
弄必持貧者爲話柄人若不能自立這些光景受也要
你受不受也要你受又曰富家兄弟各門別戶最易生

嫌勤邀杯酒時常見面此亦遠讒間之法又曰我生平
不受人惠兩手拮据柴米不缺其餘有也挨過無也挨
過又曰遠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
子第一義又曰富貴之家意氣驟濃者當防其驟奪凡
驟者不恒只平平自好又曰豈有子孫專靠祖宗過活
天生一人若肯高低各執一職大小自成結果又曰世
人多被心腸好三字壞了假如念頭要做好兒子須外
面實有一般孝順行徑念頭要做好秀才須外面實有
一般勤苦行徑心腸是無形無影底有何憑據凡說心
腸好者都是規避樣子又曰中等之人心腸定是無他

只爲氣質粗慢語言鄙悖外人不肯容恕爾時豈得自恃無他將心唐突又曰人有父母妻子如身有耳目口鼻都是生而具的何可不一經理只爲俗物將精神意趣全副交與家緣這便喚作家人不喚讀書人又曰貧富何常只要自身上通達得去是故貧當思通不在守分富當思通不在知足不闕祭享不失慶弔不斷書香此貧則思通之法也仗鯁周急尊師禮賢富則思通之法也又曰與朋友相與只取其長弗計其短如遇剛鯁人須耐他戾氣遇駿逸人須耐他罔氣遇樸厚人須耐他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不徒取益無量亦是全交之法又曰閉門課子非獨前程遠大不見匪人是最得力又曰凡子弟每事一稟命於所尊便是孝弟又曰吾聞沈侍郎家法有客至呼子弟坐侍不設杯箸俟酒畢另與子弟常蔬同飯此訓蒙恭儉之方

錢一士

名本一

王妣朱太君於子孫極慈愛而禮節不失一

士初婚子婦見父母舅姑既畢將見生母於廳事太君詰之曰非禮吾孫無壞汝家法吾朱氏亦無此事因見於別室丙戌六月避兵嘗至吾家一士嫡母沈孺人相隨事姑禮敬太君每夜起孺人聞必先起躬自扶持及行步出入或先或後未嘗不在左右及飯必親授太君

雖止之孺人終不令媼婢代己也

薛楚玉有故人邀賞牡丹其家有喪辭不往其人未達固邀之座客久相待終不往辭曰無他故實弗樂也蓋將以風曉主人且及座客云

邱顯伯姪女適貧士壻中式顯伯見其使婢梳髮不樂語之曰汝貧家女幼自理髮今遂忘之乎又語其壻曰吾見姪女非復昔日行徑使婢梳髮卽此一事已變常甚不可壻不能聽

邱季心有故人中式後偶往故人設饌固畱季心熟視不舉林筯問故季心曰吾弗忍也猶未悟固勸再三問季心曰此酒何莫非桐鄉人血此肉何莫非桐鄉人筋骨如何能下咽得蓋習俗秀才得舉卽與郡邑交通取非義故以此警動之

溫寶忠先生舉進士歸故交某至其家守門僕已易不相識也問相公有何事有拜帖否某怒曰我無事無拜帖告爾主人出卽出不出我去也先生聞之瞿然曰必某也趨出謝罪不已某讓之曰汝何故使用新僕守門我不怪他不認怪汝家此樣景色老舉人纔得出身便意足乎先生謝服

施易修有豪家欲以女妻其孫易修辭曰孫尙幼曰慕先

生家風惟其年相耦者卽從命又辭曰家門清素非偶不敢攀附曰禮幣不敢當若先生朝以諾卽女夕以造門受教訓又辭曰他日往來之禮不能具曰自今日成言禮止吾家來先生無往又堅辭曰願使女充服役之婢長不足爲令孫婦卽別遣之時豪家方迫禍患故求請甚急所親多有勸之者云卽不爲資送之厚所動其情辭之切宜爲動念易修終不聽

嘉定李士材

名中梓

以醫名家徐忠可就學焉語之曰他日

醫道行慎毋慮損聲名輕辭病者以不治寧我多蒙送終之請勿使可活之人不得藥也忠可服膺之其平生

行醫不尙世法每至病者家問病之客雖眾一揖而入直造病榻按脈論症旣授之藥卽出與諸人一拱別去無貴賤賢愚皆如此未嘗一爲寒暄語也謂人曰看病心不可不專行醫筋力不可不自愛凡延我者非病已深經諸醫不效必不得已卽不至彼以至急之情望我我以世故分其心姑徐徐以應之不安也於此見其用心之壹存心之厚其精神事力亦整暇有以應副所病宜其於學老而益進也所著醫書幾種行世人誦法之今之醫者力罷於周旋心馳於趨附稍涉危疑卽推不治無論厥術之精粗其存心之際已有仁不仁之殊矣

僧止菴者崇德人後居順慶寺不知佛教飲酒食肉如平人以接骨治創爲業效至神擅名一方雖世醫弗能過予與之善問其業所從授答曰初從先生授業得其治病之方然效只尋常求其書讀之不過如所治之法嘗疑其妙不止於此晝夜思之不可得問之人所言俱無過是者此時術不得行祇賣膏藥爲活然心疑如故又無他師可問旣久每從夢寐中遇奇病欲治無所施其手忽見一人治之如是如是覺而識之不忘於心又思他病若更甚宜如何忽復夢一病者見人治之又如是如是以此心中日漸開明手去便利較之他人實覺不

同蓋雖先生指教只是口說想像不如夢中所見實落分曉也至於用藥特本舊方自己試驗貫熟略加變通其實得力不過幾種而已予思其言殆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也僧非謬予者一藝且爾況吾人於學不專心致志豈有得哉其徒傳厥術以行皆不及止菴特以生長貧賤嗜利不重其爲人薛楚玉曰凡養生家言大略是助長工夫有所益必有所損道理只平常者無弊

履祥 幼年見畫司寫花鳥先生去私取朱墨爲丹青外王妣費孺人見之怒曰汝無父不讀書知好惡汝他日將

為畫司求衣食乎不止必告知汝母祥固懼同臆費蝸

修長於予復相戒曰好教訓不可不聽祥是以終身不

喜畫十五六見先生之友陸君精篆刻私學為印章先

生見之戒曰小技不可學也雖成刻工而已祥以是不

敢竟學每念呂榮公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

而能有成者鮮矣祥不幸幼孤猶幸不失教誨然生質

暗下志學不力五十無聞有負教訓多矣戊戌秋日識

先生也蝸修陸先生門人為人誠實守分以布衣終

外舅諸雲芝先生之友朱給諫初任荊州司李以書招先

生辭不赴答書曰某雖貧然不煩遠念姻友潘子哀亦

君之友也幼孤與君同母之大節與君同君得祿以養

親而子哀不遇無以供菽水君胡不損祿以養朋友之

母乎給諫聞之以百金贈既外舅歿被火災家大困有

故人守太平叔明先生於守又素稱知己旁人勸先生

若攜孤姪往太平贈貽必厚先生見問履祥引荊州事

言之且云內弟方幼或者不宜使萌分外之欲先生深

以為然遂謝勸者終不行若此特不為不義而已非有

甚難之行也求之今日欲如兩先生辭友人招謝旁人

勸弗可得矣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言行見聞錄三

吳仲木昌繁族有貧者以女鬻於同邑某氏仲木聞即贖以

歸養為女歲遺其父母米 石臨歿遺命擇壻嫁之卹

其父母如故今嫁矣歸寧夫婦每詣仲木主前拜哭錢

僕朱操澈浦人壬寅六月為予述其事

海鹽朱稷字或賓母錢有賢行疾既久醫不能療或賓自刃

股肉以進竟不起弟乘字御六未婚時俗多有乘喪嫁娶

者家欲行之日夕號慟堅不娶乃已二子可謂有過人

之質矣